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裴度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盜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鞾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伏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費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奮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遂定河北輯

寧承宗斂手削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遇
憲宗之明也蔡鄆既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
德承暉之殿並時繇起而度諫不從宵小擢用
皇甫鎛程异以錢穀之吏佞巧之姦俱同平章
事而度耻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
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
文哉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
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狃平而以凶危

竦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為忠勤讒夫搆之卽為罪戾度欲絶萋菲之端不得已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議其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蠖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詞自鳴若覩爲了達之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薨將憲宗所賜玉帶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帝索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爲請生死語默之際遲迴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束手人主委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强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非歟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以美裴度豈溢詞也哉

黃聖葵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幼寧論世而逆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眞晉公知己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耶遂令裴休杜牧崔慎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郃更自赧其顏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叅軍以旌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實擯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李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擯之自愛亦所以

愛贊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立談之間爲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以有長沙之謫見郊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竈即以爲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贊策實類是宋胡寅以爲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耳假令裴韋罝贊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人乘閒交構目其爲黨贊不死且竄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賛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恒講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牓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賛田之最艮者裴晉公不收為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巳也

長卿再弋〇宋室君相最為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

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借蕢生不逢辰耳

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蕢譽美宰相亦非士人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巳然兼之李郃輩更以推讓立名故蕢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文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機巫之俗停脂盝粧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扆六箴雖爲李逢吉所誘而正氣凜如矣再以朋黨徙劒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遥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

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為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即遷怒未有怒人而遷及其壻與其壻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壻蘇巢何涉而頎之并頎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譔亦遭池魚城火之殃忮懻不已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夏夏于怨德之際未有惑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處主窮黷以兵爲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即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丁裴垍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鎮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贅也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緡氊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慾之人而師古窺之孰矣黃裳薦高崇文于

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闢一巳
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
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郎廉靖
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
爲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
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
判其非真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
悍將衆無敢亂後人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乎若伴食庸才卽目索餽遺于邊帥不屑畀也蔑從古惟權相能薦擅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清瀾間者必不得已如杜黃裳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良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墨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

此說備道學定駁

廉貞人相而崔中丞沁館臺榭郎日潛毀郭令公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縣損騶御止留十騎則信乎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

卓去病先生評○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即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祇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即二千石

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冢胡壘壘也彼將曰黃帝乘飛龍上天羣臣思慕以衣冠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濟不如天台可遥制也澄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荼而訖無成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柳泌之奇也。啓之以怡神養性愼興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鎛之奸薦泌為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輿區舟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取道而因之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即

殫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予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誰鑄之所薦即令鑄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慝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為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悮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為直截痛

此辯非是多詐故人主以不能待然不

[illegible]且[illegible]以多立見以鑄說藥其說非迂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轉甚捶撻閹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誅惜哉

長卿再弋○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潾亦作此說欲爲江陵令然未若予說之確也

盧懷慎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衆之中以自晦而不易識唐之盧懷慎鄭綮其人已懷慎當時所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慎更不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于子產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哉考之史懷慎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念明皇之惓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刺廬州值黃巢之亂州人震恐綮移檄而巢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羸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刼掠終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過人者當時特

以歇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歇後語以刺譏時事非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枉者多矣鄭綮金罍子曾湔洗之與劬宰同盧

鄭兩公今可不朽矣近時又好為翻案者呂武
二牝稱為大英雄馮道諸公稱為大聖賢世道
一變至此眞可戰懼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予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

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巳耶南唐與周爲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戟之下不得不各爲其主况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而胡寅董持論之隘烏足以知之

歐陽脩

禮以人情爲田情所不安處卽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爲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爲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爲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而不名

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鎮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傅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爲非是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竒亦以脩議爲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爲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子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爲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
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謚號設也英與
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祫享于廟而
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
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
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尊之爲考此宣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駁舛錯特以平時品望冠絕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扃繼不降皆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己繼小甲太戊繼雍己外壬繼中丁河亶
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
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
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其
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
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
無識漢文帝之于孝惠亦兄終弟及者而高祖
則無事于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
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况濮
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
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即天
資悖戾而無文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
濮議醒之

卓去病先生評〇濮議永叔不錯幼孚辨折極

是獨承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遂爾引用遂爲溫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溫公曰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溫公之說是也

張齊賢

齊賢為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杯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彘肩以指

分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驚愕歎曰真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嗟夫世之以墨敗者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刧盜而不操戈矛者今之墨宦䲨彔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緇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蒱紛黛而燈䆫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為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之王章滂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

卓去病先生評○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為齊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綠林豪舉聊

復爲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

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耻實釀于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爲譏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鑾輿親征則褻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巳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

則陛下咎有所諉功無所倖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眞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鸞輿親征盍無謂矣況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爲兄北朝爲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繒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僇至此不以爲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爲有安邊固圉之勳嗚呼使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眞宗飄城下之盟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爲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郎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巳而欽若修齋誦經爲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雪憤之具如真以爲福
厚而僥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于人
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
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
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
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
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嘻亦危矣哉當時
廷臣袖手結舌帝恃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議歲幣將帝曰必不得已即百萬亦可則眞宗已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金帛獻之歲以爲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于戶外而面納欵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爲準計則奈之何予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眞宗材器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爲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瑋知秦州大破吐蕃于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眞將種也何有于契丹哉即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三十萬緡爲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爲是損國體傷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眞宗

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即鸞輿高拱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即鸞輿蒙塵累年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眞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緡附之而寇準佯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爲之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爲寇公所爲以貽史冊之玷

長卿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

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助非臆揣者然不聞太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遡前局斯爲制敵之竒猷襲巳事歛且笑而玩之若援太宗之親征爲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黄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于胸中而眞宗非其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異豈眞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爲寇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根脚方立至其稱弱過許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　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子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埸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爲城下之盟卒折虜謀而 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讒以贍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無懷愍之羞興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殮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即史魚尸諫意也宋眞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眞宗爲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猾猾然許之以爲名非厚道也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爲旦豈其人哉旦性儉朴
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
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旦眞不可及也
旦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
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
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己而反薦之
不使知焉是其度也郤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
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

強之而不乞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論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竊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論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歟旦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

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况人主乎故
天書之事曰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
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卓去病先生評○美殊之事人以從諛訾且予
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㓜孚夫人匿
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教授學者于泰山下行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竒窮謁范仲淹于睢陽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乞客而軋軋道途恠之孫生戚然以母甘旨不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儒稱巳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廸守兖見之高

其道德擇爲快壻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范仲淹李迪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希覯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而遇范仲淹則幸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迪之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緇流捐其半菽騷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即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窓寒士不獲邀繇粟之微潤視文正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有高誼如李廸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覺忻慕夫古人也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元昊父子以叛孽之餘而陷靈州陷清遠割銀綏而破西凉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議征之所謂膽也既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

也特福建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
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
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
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
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卒得暴疾出言狂亂琦
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
左右惟其其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
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下皆大歷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為也非識膽交擅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塡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即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七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忍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李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膽大而疏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盡許可度而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絕少而以山陵討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肯為也蓋天之殛淫譴惡每以後之寃獄償其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曰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竊于彌逢閒固未易乘也倘有閒可

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即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即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爲矣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爲得計殊無遠
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 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儔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

不答則富在琦包容中矣琦初以高科滯宂庫才位似不相當而琦處之恬然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皆非無度者所能也他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鋒穎以與之角魏公獨否故不犯羣邪之所忌而斥逐免焉浩乎如滄溟之納百谷何所不翕受也至如吏碎玉盞而不之罪侍兵持燭焚鬚而不之校猶其細者已嘗時物論絕不以經綸相許有謂其遂非者即浮

譽之祇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乎測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麑于相州園中櫪馬皆鳴有星隕山頹氷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哉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巽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巽

軟怯懦畏敵而寢兵者也揣知中國之力量不足以制契丹而將帥中又無如張齊賢者故以不戢自焚之說爲本朝藏拙非定論也南渡則不然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岳飛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虞允文有采石之捷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吳璘有扶風之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
張方平而處此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
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鯀殛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鯀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試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
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
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
相知者范雎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
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
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
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
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問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述劉琦錢顗鄭俠輩皆新法既行始力爭罷黜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衡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即溫公二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子由爲優

徐楚白先生評〇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靜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不究其用

王安石 其二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人主之欲人主銳意富强而委心聽之故廷臣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之禍秦而以予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銳平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敢倡而國强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毁指㓷面以圖倖免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纖嗇其財灌輸于六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宋合天下爲家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剥之譬一家中使子孫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

民亦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衆與之齟齬遂膠固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爲非常之原凡夫所懼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協人情土俗之宜不參有識者之謀議安石雖眞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究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爲賢智之過而予以爲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即如制科之條易詩賦爲經義舉朝不以爲怪安石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謎之摩挲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于執。功效百不逮執。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世者愼矣哉愼矣哉

司馬光

荊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旣行光極力詆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孔明閧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枕書即盡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胥知其性行矣執拗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鎮浮誇則有餘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石智辯踰人遇粥靈木偶之君則若無所試而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與請
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眞臭味也彼所酷
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
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
宋室之傾頽壹意富強冒衆慾而不恤其所長
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上而
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
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

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濫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术之良藥可起沉疴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長卿再弋〇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覩其姓名而涕泣不肯鐫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爲人一味戇直絶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處何以舉世吠影而𤍠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抽揚之力居多葢賢豪先達極肯奬借後人有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

云君實忠厚有餘才智不足此論最確蘇與之
交厚稔知其深非長公不能爲此語也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似得老氏之術者）耳其度量超越豈父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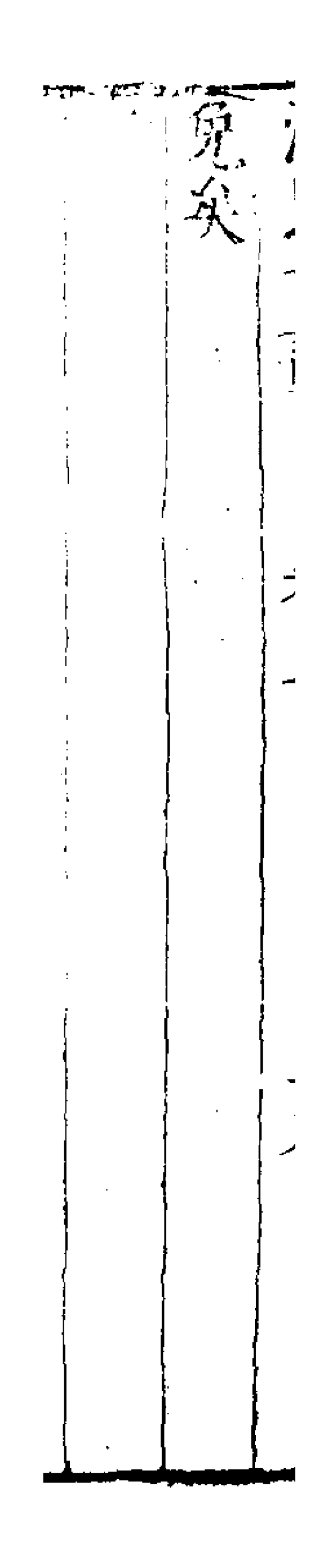
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顧與異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爲隨也議貶竄則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甚銳不爲擠也蘇子由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而徽宗遺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爲快其忠信之所孚格洵非父仲淹所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既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

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人契丹恊謀弼爲內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徵杜衍龔鼎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徃登萊結金欲作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使曰儻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將柰何且喪葬必須衆乃濟苟衆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以奏可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爲弼殆矣哉向令

夏竦黨援奉詔勘治則弼夷族之慘在反手間所株連之寃獄又不止一弼矣蓋快心之訴嘗傾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下未可知也後夏竦死仁宗感吳奎言命閹官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不介以言讒禍後之君子可為烱鑒弼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宋徽宗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弒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𠎝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亡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刋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于土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褻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起老氏之教以淸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籙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敎主道君皇帝彼其春春多事可謂清淨乎歛怨于天下可謂慈乎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也在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衆小人各逞其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狐升御搨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識者已知有夷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此儆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

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者也夫眞宗忝辱澶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實無所逭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叛王德酈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毋喪而不一留乎符離

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舉以自助乎剛狠㦧忮之氣不以彛諸仇讐而愎諫妬能齮齮齕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視或可藉口于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刼殺尸之封以贖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曖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賫志以殁于韓世忠無罪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予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為浚撰狀晚頗悔其失實元儒揭奚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即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紈袴之子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說進也檜主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固此檜之狡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毋妻因縶虜庭即欲丸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舍求和無策矣不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繒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公分羡之說背城而獨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而利之耳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弑之禍而必不受晉懷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孽不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豈相及哉況虜而眞欲剸刃于二帝也戰與和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畢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綽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繒若干否則惟所欲爲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轅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爲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以亡宋如謟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

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欒枝曳柴莫敖棌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闚至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偪唐矣高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奏功日百里而闢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囹圄諺所謂狐埋而狐搰之也飛之屯朱僊鎮也復汴京在旦夕

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已棘乎説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也即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不愚乎哉予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則以苗劉之叛挨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不得已若田節度之誅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
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
之召割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
宋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
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尚
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況四廂兵驕橫日甚見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檢束耳倘金牌拒召則郊幼宰所云即以苗劉法撥之矣故凡據臆而斷皆不知論世者也

唐珏

漢之滅項戮之屍尚以禮葬固忠厚立國之道亦華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眞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骼與陵骨合内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鎭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貲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眞伽尚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歿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明視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肅之主羣小又交構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之所欲爲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不過苟延旦夕蘄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譬主

人遇盜而逃其歸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即微黃潛善汪伯彥以閒之澤亦無能爲也方金人挾二帝以去中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爲不可則都邑之人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

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麕至而願
赦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
也澤不及時乘銳掩斡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
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
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
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
江左偏霸蓋徙南渡揣口
王之師相爲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
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拒祿山漁陽之衆況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滹此時卽慨然以恢復爲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最是）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從之不暇而暇掣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況得孫宋切中肯綮）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汴君臣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始移舟于山蹠二十四上而不省也大率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局之敗祇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為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越國而攻兵家所忌時郡縣為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既誅之後劉豫乘機虎踞自歸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

餉何從給乎孤軍深入勝則難乎其繼不勝其何以退乎孔明入蜀而出圖中原爲千古英雄所笑然彼非得已也而宋則失計甚矣鞭長不及馬腹尾大不掉皆昔人所深懼者澤胡不聞焉以予論之澤幸有黃汪之間以藏拙耳其自揣孰與孔明孔明不能遙制魏武而澤顧能遙制兀木哉彼固以平王東遷周王未改而不知封建之諸侯尚在各自爲守雖犬戎無如之何

朱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轉
盼而鑾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爲後圖
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闇懦不至如高
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收之不若高宗嗣
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
師壓境不東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
臨事而懼者歟予嘗謂謝安遊東山特禪諶謀
朔○字○刊○性○作○野○灌○之○思
野則獲之意屐齒之折屬有所思蓋不料秦符

之一敗塗地而應其再舉也說者于汜水戰捷之後驚其功而服其量譏其矯背未嘗當大任者也寇公效之傳飲歌謔以當澶淵之變迂矣（此亦寇公所難）然猶曰排遷都之議不得不靜以鎮之而澤則何說焉雖然棄汴之議李伯紀沮之而不得何責于澤考之古今排遷主和者寇公也排遷主戰大駕復還者亦自有人澤偏不能得諸宋耶人情畏敵之念勝安土之念亦勝澤不能砥柱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卽不然雍州荆襄建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趨百步走也怯甚矣澤之歿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不反覆痛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視虜如虎狼蛇蝎澤奮力一拒眞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紉宰咎宗君之失計卽

桂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即位澤上疏云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北轅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巳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簒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寬之以招抹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劫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適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汙蔑貞淑者懸矣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為戒擁衆復叛誓死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術矣

阜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爲金人所擁以爲媒耳譬之搏泥神以乞襯施自有主其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認爲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耻矣宋人豈特根株邦昌當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

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絶嗣之恨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幵莫儔助成之而孫傅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說爲金人所執邦昌此時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爲塗炭不得已而强受僞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眞篡叛哉不第與唐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人之威乘兀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人南邦昌中原未爲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既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僞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爲首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减歳幣以敦隣好悚金人輕宋之心可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釁可乘疇昔者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豎之

虛文抑末矣即排衆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祭
總小功不舉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
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
爲孝理宗之爲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弋〇漢唐中興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
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
人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
敝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揆殺周時勢竝

不曾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豈宜放伐即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攺玉據宋人見識自禹傳子而後姒氏至今有天下可也

虞允文

朊朊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過虜于

卒冒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名文較周瑜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蠻荊得力于玁狁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番之圍于涇陽免胄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紿龐涓是也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名文名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子輸賮稱藩而禀約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是不欲奏討蔡之功也噫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亹議論有章奇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蔵訌卽躬自請討奮擊芝蔴李大破其衆勇矣哉流雲南大理卻太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亢宗福國兩符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

爲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恵倜然以鋤姦爲巳任苟利社稷即所以愛伯顏也其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爲别兒怯哈麻所謟而死于熓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皓

甚哉小人之憯于夷狄也皓奉使入金困于雲中粘罕與悟室迫脅皓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麵而食不滅吞氊牧羝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教其八子且咨畫焉又欲以爲翰林學士又欲畀以校試之任雖皓固辭郤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己酉出使爲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典屬國議者猶云薄償皓流離間關若此而譏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室忠于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當時副皓爲通問使者非龔璹也耶金人迫二使仕劉豫璹至汴受官而皓誓死不受嗟乎李陵衞律何代無之而宋洪皓之顚危甚

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璹自金歸宋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皓死後一日檜亦死天乎天乎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皓之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遺恨

說問而歎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鎭設郡邑矯尾大之獘而國勢寖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天下爲四鎭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迁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樊時可以獨當一面爲四鎮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背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

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舉之呂文煥且降矣。天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即開門以迎。此時已萬無可爲者。天祥不爲識時之俊而抓忠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日月爭光者也文公絕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復之念眞一代偉人矣荊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爲此論者皆不得志于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見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文信國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入田覲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即古長沙地也密邇于三苗之區所

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

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

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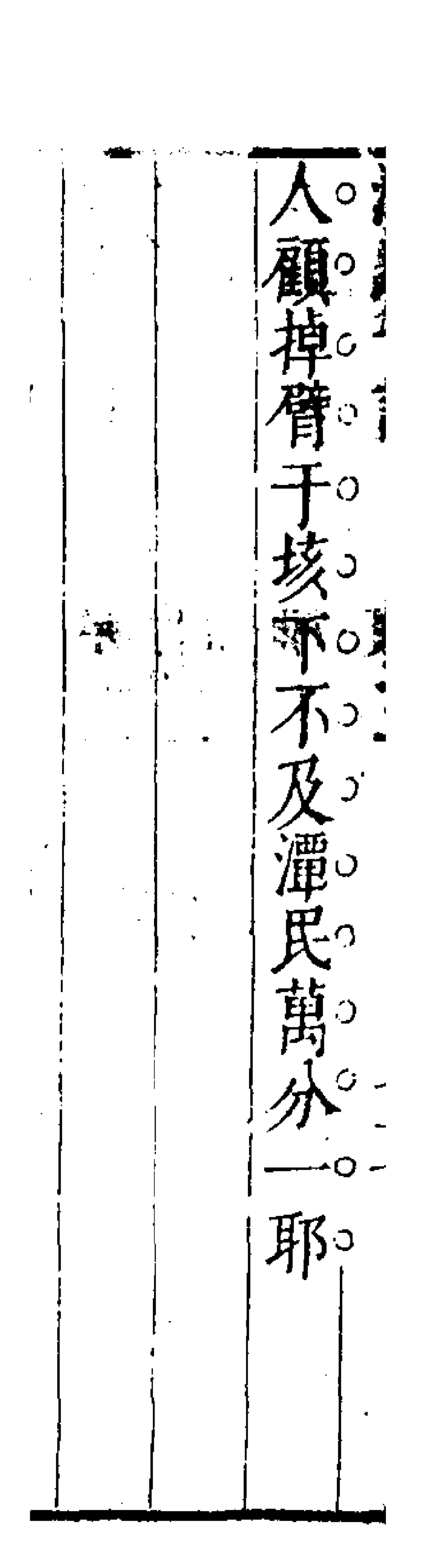
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人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帝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帝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顔應炎相繼而死潭民感激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宋獨多即文天祥開督南劍襲虜五坡敗績空坑仰藥潮陽絶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其身耳未有如帝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仆有以風之則興洗忠一
僕隸之微而芳名埒芾亦已奇矣潭州之民不
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
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
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
澤漸漬于長沙者先爲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
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
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潭氏萬分一耶